

# 刘鹗与他的《老残游记》

季学军

刘鹗,字云抟、公约,原名孟鹏,谱名震远;后更名鹗,字铁云,又字公约,号老残,署名“鸿都百炼生”,汉族,江苏丹徒人,寄籍山阳(今淮安)。刘鹗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的奇才,在水利、数学、医学、音乐、收藏等方面均有专著。刘鹗涉猎广泛,深受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——太谷学所影响,这给他的人生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。

1877年,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告病辞官卜居淮安,时年刘鹗20岁。跟随父亲从京城到地方做官,漂泊了很多年。年青时的刘鹗桀骜不驯,狂放不羁,不守礼法,但他待人亲善,无等第观念。在淮安生活期间,他从不以官宦子弟自傲,侧身于贩夫走卒之间,甚至敢于光臂赤膊,高擎龙头,欢舞在龙灯队伍的最前列,淮安人称他“刘二乱子”。刘鹗自幼天资聪颖,三四岁即随二姐习诵唐诗,转眼即能成诵。

刘鹗在他的著作《老残游记》第一回中是这样描述的:“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,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,所以学也未曾进过一个,教书没人要,学生意又嫌岁数大,不中用了。”其先,父亲也是个三四品的官,因性情愚拙,不会要钱,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,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……”人们常说: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。这句话的意思是:即使是清廉知府,一任三年下来,收入也有十万两银子的进项。如果是黑心的知府,就不知要捞多少了。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咸丰二年(1852年)中进士,以官为业,至(1877年)告病卜居淮安,做了20多年官的他,按照这样推算他家积聚上亿贯家财。可刘鹗的后人在《铁云先生年谱长编》中说,淮安的房产却是刘鹗母亲用积攒多年的官方分配给官员夫人例行的

“花粉银子”置办的。

在那个官场浑浊,尔虞我诈,徇私枉法的清朝末年,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做官能做到不与幕僚同流合污,洁身自好,出淤泥而不染,真的实属罕见。刘成忠刚正不阿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的高贵品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刘鹗。笔者认为这或许也正是刘鹗无心攻读八股文,不想做官的一个原因吧。

研究刘鹗,总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,就是刘鹗与太谷学派的渊源。据多位专家论证,刘鹗在他所著的《老残游记》第八回到第十三回中对儒、释、道三教有精辟的论述,这也正是太谷学派所遵循的深邃思想。文中还对“黄崖惨案”北派太谷学派张积中有关隐晦的描述,力图为张积中翻案昭雪。

“太谷学派”始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,创始人周太谷,名毅(毅),字星垣,号太谷,别名崆峒子,安徽池州石埭人。周太谷家道富庶,父早丧,母任其所好,少颖慧,喜读书,博览经史百家,好游山水,足遍名山大川,广交异人,拜师寻友,然始终未悟真道。道光元年,游经庐山,见周敦颐镌石之“志伊尹之志,学颜渊之学”,方误解“伊尹之志”是治国,“颜渊之学”是修身。回扬州后,遂专门传授“圣功”之道。当时从者如云,数以千计。

年青时的刘鹗有一颗好动不安分的心,他聪明好学,过目不忘,喜欢和那些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人结交。在淮安他认识了看瘟病的中医吴鞠通和学者罗振玉,勤奋好学的他很快掌握了中医看病的药方;在罗振玉的影响下,他收藏龟甲,并出版了《铁云藏龟》拓印本。

1902年10月,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变卖家藏文物偿还



图为:刘鹗七个子女合影。前排左坐者为刘鹗长子刘大章,中为长女刘儒珍,右坐者为次子刘大麟,左后为三子刘大缙,右后为四子刘大绅,前排左一为五子刘大经,前排右为六子刘大纶。

债务,刘鹗买下了王懿荣收藏的1000多片甲骨卜辞,并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,先是委托古董商赵执斋奔走齐、鲁、赵、魏购得3000多片;后又从好友方药雨处购得范姓人所藏的300多片;他还派三儿子刘大绅到河南收购了1000多片;数年之间,前后加起来总共收藏甲骨5000多片,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,对甲骨资料的保存和集中作出了重大贡献,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“殷人刀笔文字”,还识别了40多个字,其深刻见解后来被日益增多的证据所证明。出版了甲骨文著录书《铁云藏龟》,第一次将殷墟甲骨公之于世,对我国甲骨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。

林语堂在《老残游记二集序言》中评价刘鹗:“其人其事,皆足有动于吾心,大时代之不了解,乃先觉之常刑。”

或许是机缘巧合,在扬州悬壶济世开中使馆期间他又结识了太谷学派传人李光圻。据传,李光圻暗地里考察了刘鹗四年,最后才决定收他为弟子。刘鹗加入太谷学派后,也开启了他以养天下为己任的传奇人生。

太谷学派主张“一蚁之饥如己之饥,一蝶之寒如己之寒”,每个弟子要立志“教天下为己任”或以“养天下为己任”。刘鹗和黄葆年同为李光圻的弟子。1902年11月刘鹗给黄葆年信中写道:“圣功大纲,不外教养两途,公(黄葆年)以教天下为己任,弟以养天下为己任。各竭心力,互相扶掖为之。上报四重恩,下济三途苦,同为空同之子孙,同培古今之道脉,同身同命,海枯石烂,无有二心”。信中刘鹗立下了以养天下为己任的终身目标,的确,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天下民众着想。

心存善念,必有善行。本想通过扩充实业资本达到养天下的目的,没想到沉浮商场,却屡战屡败。

1888年,河南黄河大决口,经人推荐,河督吴大澂请刘鹗襄助。望着生灵涂炭,惨不忍睹的黄河灾情,刘鹗有着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,为了让灾民重归家园,他“短衣匹马,与徒役杂作,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之事,悉任之”。在他亲力亲为的指挥下,很快堵住了决口。后应山东巡抚张曜之邀,他又到山东参加治理黄河的工作。在治河期间,他撰写了《治河五说》《治河续说》,绘制了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等著作,可谓功盖千秋,泽被后世。

治河有功,初露锋芒,因此刘鹗也被朝廷破格录用,并被推荐到总理衙门任职,这也让刘鹗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,游走于高官贵胄之间。

1896年,意大利人罗沙第来京,他觐见山西煤矿,并以福公司为名,在北京注册了办事处。当时清廷不准外国人在华开矿,罗沙第急需找个中方代理人,以中方公司名义经营,福公司在背后操纵。罗沙第与外交家马建忠有旧,马向他推荐了夫人的同乡刘鹗。刘鹗官场人脉广,思想光芒闪烁,这份意想不到的差使也正吻合了他“养天下”的理想抱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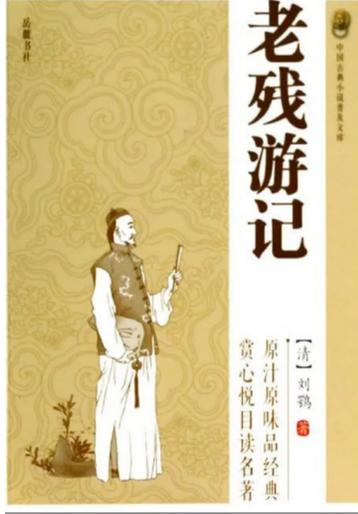
刘鹗《节临石鼓文》扇面19×54.5cm

释文:渚渊鲤鲤处之,君子渔之。鲤有小鱼,其游散散,帛鱼喋喋,其筵氏鲜。黄帛其嫩,又鲋又鲋口,其望孔底。商之竟竟,汗汗搏搏,其鱼维向。可鲤可以卖。

铃印:刘鹗(朱)、洪都百炼(朱)

款识:节临石鼓文,铁云。刘鹗虽然出身官宦之家,因为不喜八股文而游走民间,他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疾苦,看到了日渐凋敝的破碎山河。他用一己之力整治了泛滥的黄河,也想用雄心壮志拯救国家,将百姓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,用他的新思想扶大厦之将倾的清王朝。

他认为“国之大病,在民失其养。各国以盘剥为宗,朝廷以剥削为事,民不堪矣。民困则思乱”,他要求澄清吏治,反对“苛政扰民”,以缓和阶级矛盾。只可惜人微言轻,官场的腐败,社会的险恶,人心的叵测,让他身疲力竭。他曾给罗振玉写信说:“晋矿开……



得养,而国可富也。国无素蓄,不如任欧人开之,我严定其制,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。如是,则彼之利在一时,而我之利在百世矣。”

他还常以“开通风气、富民兴国”自诩。胸怀坦荡,思想超前,然而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,又有谁能懂得他的一片赤子之心?!但他依然坚守信念,燃一烛之光想照亮整个黑暗的世界。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占北京,到处杀人放火,并把北京城封锁起来,导致京城粮食供应断绝。刘鹗人在上海,得知情况之后,他变卖自己部分家产,凑了5000两银子,又借了7000两银子,共计12000两银子,把这些银子呈送给陆树藩的“救济善会”,并写了一封信“以地而论,北京为最急;以事而论,北京为最难。如无人去,弟愿执役诸君前驱可乎?”后刘鹗又花费30000两银子从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,设平糶局以赈北京饥困。试问刘鹗如果没有一腔爱国爱民之心,不关心世间疾苦,他能掏出如此巨额的真金白银去挽救天下苍生吗?!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,最后竟被清廷以“或”私售仓粟“或”罪流放到新疆。

沉浮官场,游走商界,心力交瘁,不忘社稷。47岁时,面对人生的重重阻力,他以走方郎中的形象创作了《老残游记》,其实这就是他的自传体小说。他在小说自序中说:“吾人生今之时,有身世之感情,有家国之感情,有社会之感情,有宗教之感情,其感情愈深者,其哭泣愈痛。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”这是他混迹官场,看破红尘的呐喊之作,也是他情感大爆发的苦痛之作。空有一腔报国志,奸佞挡道难腾飞。1909年,一代英才陨落造化,养天下的传奇人生也就此终结,世间再无刘鹗刘铁云。

# 追忆运东闸“工程处”

陶荃新

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和淮河水海道管理处,是淮河下游重要的水利枢纽所在地。紧临管理处的旁边有一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运东闸,运东闸有七孔,承担着泄洪、灌溉、排涝和发电的功能,成为了当地和运河上的地标性建筑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淮河水海道二期工程的推进,运东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面临着被拆除和重建的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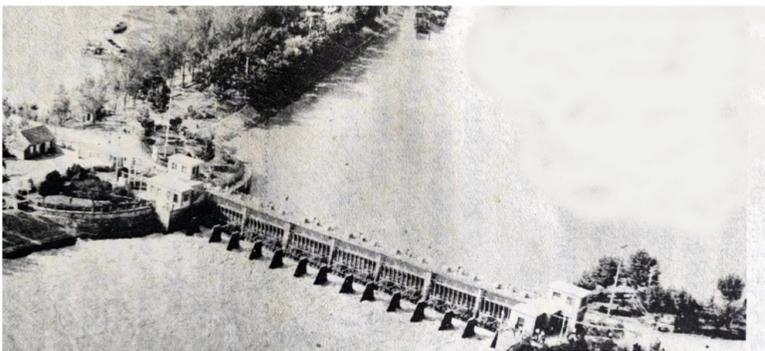
我家祖居老淮安城内天后宫附近,老宅位于西长街6号(当时的门牌号码)。1951年秋末,当时只有7岁的我,清楚地记得某天下午,我家大门的左边被贴上了一张长纸条,上书着运东闸“工程处”(治淮临时机构)3个毛笔大字。后来才知道,因为当时我家空房屋较多,已被运东闸“工程处”选中借用,此“工程处”就是当时运东闸建闸工地设立的。那时我年龄小,不懂什么叫“工程处”。我二哥在淮师附小读六年级,向“工程处”的陈会计要了一叠纸,纸的眉头上印有“苏北灌溉总渠工程指挥部土方验收核算表格”字样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“灌溉总渠”的名字,由此我也接触到了“灌溉”二字,并与这“灌溉”二字结缘大半生。这位陈会计是高邮人,他带着老婆、孩子,住在我对房。他们是吃“大灶”的,每天的早餐除了大米粥、油条、白面馒头,小菜还有咸鸭蛋、油酥花生米等,偶尔还有糯米红枣粥,当时的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伙食都是异常羡慕。

运东闸“工程处”的最高领导叫李主任(不知其名),是位老干部,打过游击,身上挂过彩,身穿灰布中山装式的棉袄棉裤,外有灰布棉大衣。他来时乘坐的是“乌龟壳”美制小轿车,听

说是从扬州来的,车子里有“无线电”,我们一群小朋友总喜欢围着他的小轿车听“无线电”唱歌,久久不愿离去。李主任就住在我家前面的空房子里,房子的山墙外面竖了一根长竹竿,竹竿上面挂了一根天线,“无线电”是放在很重的一块方电桌上的,一打开“无线电”就能

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,当时的我们无比好奇。每天晚上李主任都会喊我们家人去听“无线电”唱歌,我也因此学会了当时的很多流行歌曲。虽然很多歌曲不知其名,但很多歌词至今记忆犹新: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……”这是我最早听到的“歌唱祖国”的歌曲;有时也有梅兰芳的京剧唱段,只听大人们谈论说什么“贵妃醉酒、天女散花”。

1951年12月31日下午,“工程处”全体人员集中在我家的空房子里开了一场别具风格的“庆祝元旦”茶话会。李主任邀请我们房东也一起参加。工程处有个总务股,总务股有位姓孙的股长,因为他脸上有一脸的麻子,有人就戏称



运东闸

他叫“点子股长”,他也从不生气,总是笑呵呵的。为了准备茶话会,孙股长从乡下采购了两大长口袋熟花生,雇了小毛驴驮回来。茶话会的会场里悬挂了两盏有罩子的汽油灯,将会场照得如同白天一样亮。汽油灯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,我觉得很新奇,心里想这个灯咋就这么亮呢?是不是将白天的太阳光收进去了呢?茶话会开始是用“击鼓传花”的形式,谁输了谁就表演个节目,这个过程中,孙股长在茶话会上表演了口技“狗打架”,异常逼真,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有位叫王念祖的女财务股长,唱了一首“王大妈要和平”的流行歌,她曾向我们讲述过她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革命故事,我们听的人有人

伸长了脖子,有人瞪大了眼睛,大家敬佩的神情都像在看着一位女英雄。还有位叫“王二孬子”的炊事员,是扬州人,他唱了一段扬州小开口(扬剧)“武松与韩玉兰”的选段……总之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玩得很开心,满怀激情地迎接新年的到来。那时的我虽然是个孩子,但却从人们的欢声笑语中,强烈地感受到了大家生活在新中国的幸福感,以及工程处人投身国家水利建设事业的饱满热情。大家在意味未尽的欢乐中,迎来了1952年的新年。这次迎新守岁的晚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72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

听“工程处”的工作人员说,他们白天要去运东闸工地上班,晚上回来则都在噼噼啪啪地“打算盘”,也有人在画图纸,后来听大人说才知道,他们这些人都是建造运东闸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,打算盘是在计算土方量和工程数据。那时他们多数人都很年轻,每天上工地来回都要步行20多里路,一个单程要走1个多小时,那时没有公路,全都是泥汀土路,既没有自行车,也没有其它任何交通工具。他们每天的行程路线是从西长街出发,经大鱼市口上南门大街,出南门穿过堂子巷上里运河堤,经南角楼,下一铺、花家摆渡口、耳洞口、杨庙兴文洞口,再绕过张庄才能到达运东闸工地,晚上回来后要工作

到更深半夜。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,所以每天下午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会很乐意地让我帮助他们擦灯罩子,因为我人小手也小,可以将手伸到灯罩子肚里去,这样就可以将灯罩子玻璃擦得格外明亮,因为有20多盏煤油灯,所以每天擦灯罩子要花一个多小时。我母亲和我姑妈也经常帮他们洗衣服、补袜底子等。他们有时也会付费。我们家与“工程处”的同志相处得很好。而我也对运东闸“工程处”,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。

运东闸“工程处”撤销后,成立了运东闸管理处,之后更名为“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”。我家与运东闸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首先我的祖父,他是清朝时的贡生、民国时的参议员,他的字号就叫“陶运东”,而后来运东闸的名字竟以“运东”命名;到20年后的1971年,我居然也被调到“运东闸管理处”工作了,再过20年后的1991年,我的两个女儿也到“运东闸管理处”参加工作。想当初我是7岁开始认识“灌溉总渠”这4个字的,后来在“灌溉总渠管理处”工作时,又在运东闸旁的管理处大院住了多年。运东闸建成后,它的岁修保养、大修改造、闸体加固、防震抗灾、桥面升高、钢闸门置换、启闭机的几次更新换代,乃至后来的电气化、自动化的升级改造,我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并亲眼见证了。72年来,运东闸所产生的工程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,在当地乃至全省都是有口皆碑的。

相信随着新运东闸的崛起,老运东闸在我们的记忆中必将历久弥新。